

马华历史调查 研究绪论

黄枝连 著

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馬華社会研究叢書

馬華历史調查研究緒論

黃枝連

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目 錄

调查研究是人人可以搞的（代序）……………1-7

第一篇 馬华历史研究的新方向……………9-24

一、从「书本到书本」到「实地调查」

二、实地调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三、关于马华社会的调查研究

第二篇 馬华历史調查的幾個阶段……………26-34

一、“村史”调查研究的第一阶段

二、“村史”调查研究的第二阶段

三、“村史”调查研究的第三阶段

第三篇 馬华历史調查中的幾個矛盾……………36-60

一、小组内部与小组之间的矛盾

二、同学的功课负担问题

三、争取村民父老的信任与合作的问题

四、教师应该怎样去领导的问题

五、材料的整理与论文的写作问题

第四篇 馬华历史調查的史觀問題 62-93

- 一、前言：旧史观与新史观的矛盾
 - 二、从马华历史发展及社会结构来看实地调查
 - 三、从史料搜集方面来看实地调查
 - 四、结论：实地调查与新史观
- 附注与书目

第五篇 写在“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調查研究”之后 96-133

- 一、前言：从大学教育的现状来看调查研究的意义
 - 二、“行业史”调查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矛盾
 - 三、历史学调查和社会学调查
 - 四、“华族调查”与“民族学”（“民俗学”）的调查
 - 五、马华历史的“科际性”同“多样性”
 - 六、马华历史的“国际性”同“时代性”
 - 七、结论：马华历史调查的历史意义
- 附注与书目

附錄：

- 一、“新加坡华族村史调查”访问大纲

二、“马来亚的开发与闽粤移民南来”调查问卷

三、“兴利芭潘家村历史调查报告”调查问卷

四、“三年零八个月：日军统治下的新加坡华族乡村”调查问卷

五、“福州人与理发行业”调查问卷

調查研究是人人可以搞的（代序）

这一本书，收集了五篇文章；在里面，我對過去三年五个月里选修《东南亚华人史》课程的两百多位南大同学所开展的“村史”、“行业史”等调查研究，以及个人的一些教学观感，做出了初步的检讨，也可以说是一种总结经验的工作。

这些文章，大致上，又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的，是前面的四篇，都是在1970年年中到年底一段时期之内写成、而在一些报章的“1971年新年特刊”上发表过的，即，

(1)“马华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从书本到书本’到实地调查研究”，发表于《南洋商报》；

(2)“马华历史调查的几个阶段”，发表于《星报》；

(3)“马华历史调查中存在着的几个矛盾”，发表于星加坡《民报》；

(4)“马华历史调查的史观问题”，发表于《星洲日报》。在收入本书时，我把这些文章仔细地校阅过；并且，根据读者的意见，有所修改。至于第二组，只得第五那一篇文章，即“写在‘星加坡华族村史调查研究’之后——关于《东南亚华人史》教学研究的总结”；那是在1971年年底才赶着写了出来的；有好几节，今年一月，在《南洋商报》（马版）连载过。

在過去三年半里，搞“村史”和“行业史”调查也好、讲授《华人史》课程也好，最令我念念不忘和深为感动的是：绝大多数的修课同学，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

真是当你了解到：在恶劣的客观环境和病态的教育制度之下，大学里，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关系充满着冷漠与猜忌，而一般同学的学习态度又深受“读书拿学位，当官做老爷”腐朽学风影响的时候，那么，你会愈发觉得同学们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团结精神，即使是那么丁点儿，也是万分地难能可贵的！而做为一个教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能不感到自己是很幸福的！

因此，我觉得：尽管我们的调查研究，无可讳言地，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点和错误——有些错误，在性质上，可能还是很严重的，然而，做为同学的集体创作来说，大致上，还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为什么这样有信心呢？因为——

一、在这些调查研究的工作中，我们做出了初步的努力，要建立这样一种新史观：马华历史研究也好、马来亚历史研究也好，都必须以各族的人民群众为中心：写他们的历史、为他们写历史；向他们请教、访查史料，并且，争取他们加入历史研究的行列。那么，写些什么好呢？要写各族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要写各族人民为了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并肩战斗的历史。

二、在这样的史学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建立一种崭新学风的可贵。那种新学风的构成内容应该是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工作与现实社会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还不可或缺的是：历史研究必须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即，在史学研究中，要大力提倡“古为今用”的观点。

三、历史研究，必须以师生合作、小组合作等集体主义的形式来进行。同学们在实践，一边学好历史、一边写好历史：这既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创作的过程；而在其

中，教师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因此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

四、我们得到的成绩，虽然，还不是很可观的，但是，由于进步的马华和马来亚历史研究工作，截至目前，还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园地，因此，做了一点，就是一滴，我们总算多少做了一点贡献、填补了一些空白！

所以，我个人认为：同学们这些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缺点是次要的一面；成绩是他们群策群力的结果；缺点是教师的领导落在他们后面的结果。

那么，是一些什么缺点呢？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调查的，常常是一些次要甚至没有多少意义的东西。比如说：在“村史”里，尽管，我们从父老的口述历史中，掌握到了不少华族移民在旧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侵略压迫的第一手资料，然而，他们南来之后，在殖民地社会里，与英殖当局和华族绅商买办集团之间的种种矛盾，这些重要的史料，我们便没有找到多少了。再以“行业史”来说，尽管，总结了“村史”上述的缺点之后，我们设法把重点摆在生产关系之上，然而，做得还是很不够。于是乎，我们所搞的，往往变成了单纯的村史分析和行业分析。难怪时不时会有人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你们这么辛苦，搞了这么多东西，到底要反映些什么？”

可见，认识和实践、理论和现实、史观和工作之间，还存在着矛盾。

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而值得去特别调查的呢？

要了解各行业、各村镇、各厂矿、各学校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调查其内部的阶级情况，这包括各阶级内部的情形及所有阶级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调查这些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

交互关系，实际上，也是阶级关系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这才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和上述的“客观主义”与不着边际缺点有密切关系的第二个缺点，是我们还免不了把工作当着一种“学院式调查”、“学术研究”；换句话说：那是一种“取得经验”、“增加学历”的手段，而不是在于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并且，利用这些规律来变革现实的工作。

于是乎，又一个尖锐的问题出现了：我们的工作，对于社会，到底有什么意义与作用呢？——尤其是看了一些伟大的著作，如“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类的作品之后，更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工作，还是停滞在一个很低的层次和水准之上！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是：在调查研究中，我们是不是应用了科学方法？我们是不是充分地占有了不是零碎不全而是十分丰富、不是错觉而是合乎实际的感觉材料呢？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这几点：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呢？一句话：我们是不是抓到了事物的矛盾，并且，做出了科学的分析？

然而，指出上述三个缺点，并不是在否定同学的工作。其实，在此时此地，凡是有一群年轻人，团结在一起，做一点什么事，只要他们的出发点和动机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的努力，便是值得我们去加以肯定和支持的！何况，在过去的历史调查中，我们已经知道问题在那里；并且，正有意识地采取一些行动去加以纠正呢？

可惜，在我们还来不及集中地、有效地纠正上述错误时，却招来了某些人的嫉妒，他们用残暴的方法，横加摧残，因此，

在南大范围内搞的调查，只好暂时作罢。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正确的调查研究从此以后便不能再搞了，相反的，由于某些人的反对，正好启示我们：这样的调查，不但要搞，而且，还要大搞特搞，只是在方法上和形式上，要搞得更小心一些、要更注意策略的问题！

那么，由谁来搞呢？大学生不能搞了，旁的人来搞，行吗？

行！谁来搞，都行！那可以是社会青年、也可以是社会人士：不论是一群工人、一群农民、一群店员、一群教师、或者一群小公务员。行！都行！

其实，只有普普通通的人，而不光是知识分子，也能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并且，主动地投身其中，有如今日的中国，然后，调查研究才是有意义、有作用的！

而这一本小册子出版的主要目的，即在于鼓励和推动社会青年和各界人士搞调查，因此，在文章中，笔者不厌其详地，写出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步骤、种种矛盾及其解决的方法；并且，又在书末附加调查问卷，给有心人士提供多一些参考资料。

教育程度和职业不同，都不是搞调查研究的致命伤。什么才是？那是不能站稳立场、把握方向；还有，是没有信心以及人心不齐。

那么，如果有一群年轻朋友，现在就要动手做了，千头万绪，应该打那儿开始呢？

这里，且给大家提供几点具体的意见参考参考：

第一、最好是集体创作，有三五个人，或七八个人一起搞，在意义和效果上，会比“单干”来得好。组员之中，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不要紧的；甚至是文盲，也可以工作。因为，访问是他们可以胜任的工作；文化水平高的人，多做纪录、查阅资料和撰述的工作。

第二、调查的课题，必须是大家所熟悉的东西。比如说：和你们的生活跟工作有共同的、密切的关系的事物，那可以是：一条村、一个小镇、一间工厂、一个社团、一家学校、一个矿场、一片黄梨园或树胶园，等等；从它的历史、到它的现状及问题，都可以是调查的对象。

第三、最重要的是，调查那里的阶级结构、各阶级的内容及其特点、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这里开始，来了解生产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此一单位与那一单位的关系。这种种所谓“关系”，实际上就是阶级关系的另一反映，其中，又充满着矛盾。因此，要认识所有矛盾、突出一个主要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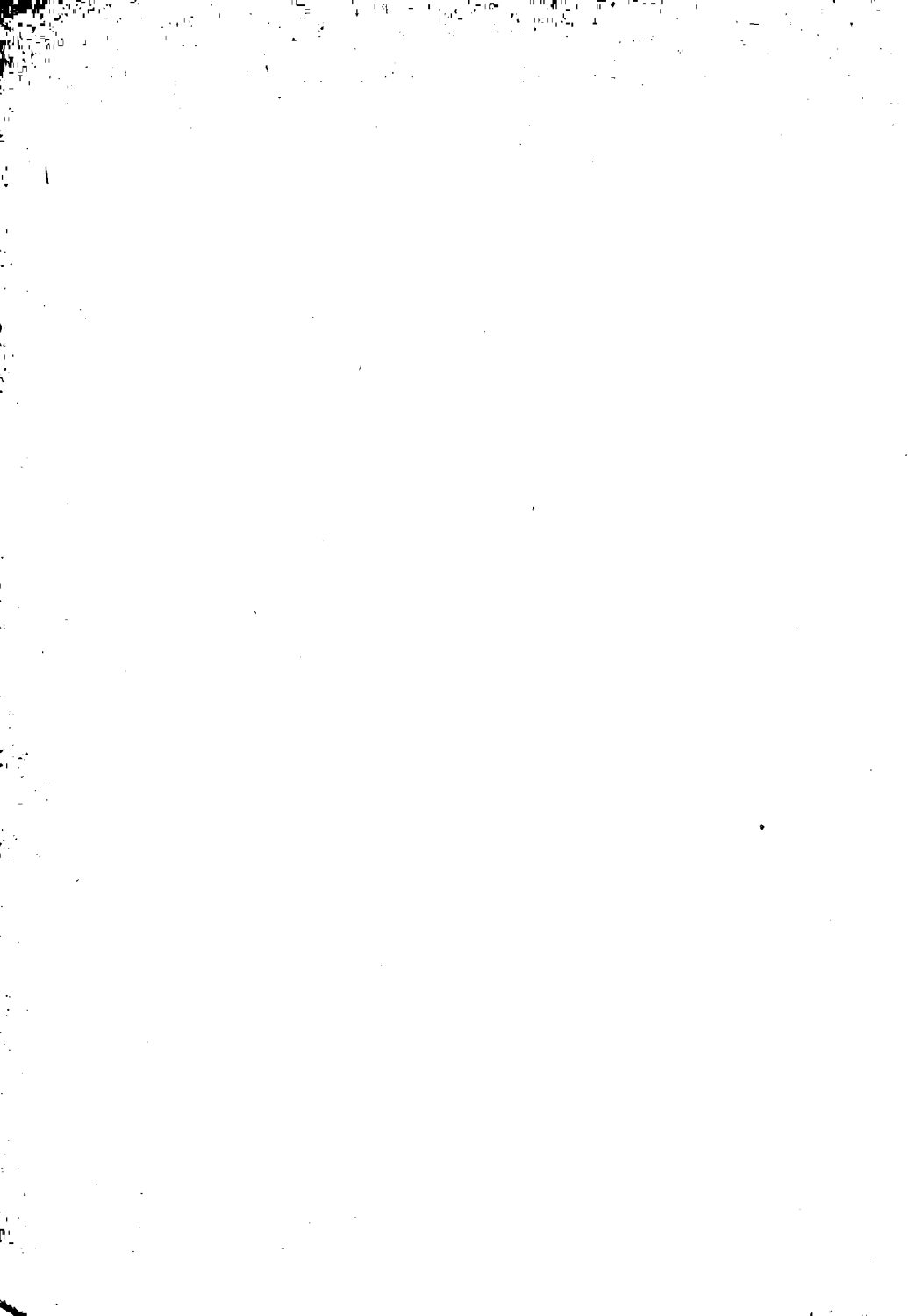
第四、要依靠群众。这个“依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组员与组员，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你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和问题，但，凡事只要多商量，集思广益，那么，就可以取得“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效果。大家讨论出来的东西，一定要贯彻执行，建立民主集中制。“依靠群众”的第二个方面是，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多多依靠同村的人、或同校的人、或同一园坵的人，向他们访求资料、请他们发表意见。这些人，指的是“小人物”，至于“大人物”，敬而远之好了。如果，有专家学者肯虚心专诚地帮一点儿忙，而不是企图半途插入、僭夺研究成果，那么，可以开门让他进来；否则，当他是“死的”，别浪费气力去理睬他们！

第五、如果，你们调查的课题，牵涉到其他民族，那么，你们的组员，是不是能吸收一些马来族或印族的朋友呢？可是，你们的访问对象，势非包括各族的人民群众不可！

第六、利用业余时间、用非正式的方式，巧妙地、灵活地、迂迴地进行工作；这不是什么“非法”和秘密的工作，然而，脚踏实地、不加渲染地做，还是比较切实际的。

第七、做的时间不妨拉长，三年两载，也无不可。做得成，报告不一定要发表，多让一些朋友看，交换意见，发生作用，那便够了；做不成、做不好，有什么好气丧的，再来过，三次五次，总有一次成的。

如果，这一本书，确能激发并且帮助大家也来搞调查，那么，它的出版，才是最有意义、有价值的！因为，读书人的功夫，尽管做得多博多精，对人民群众一没有什么作用，那就是没有作用可言了！



第一篇

馬华历史研究的新方向

本文大纲

- 一、从「书本到书本」到「实地调查」
- 二、实地调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 三、关于马华社会的调查研究

一、从「書本到書本」到「实地調查」

对华族社会与历史进行教学研究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说，还是这几年的事。

在念书时代，从大学到研究院，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一直是近百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而我对西方近代历史的认识，纵然还是很肤浅，也远比对东南亚历史来得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华族历史，根本没有什么概念。1965至196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学期间，引起个人深入探讨兴趣的，还是西方近代和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的历史，后来，甚至想到把两地工业化前后的社会变化，作一个比较研究。因此，对于东南亚华族历史，尽管开始意识到它也是具有探讨的价值，依然不曾做实际的接触。

1968年晚春，决定回来马来亚，申请在南大历史系教书。系里通知：将安排我开一门“东南亚华人史”的课程。于是，才把整个夏天的时间，泡在香港大学图书馆里。那里的冯平山馆，收藏着许多关于华族研究的著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不可轻易求得的旧报纸和旧杂志，为数不少。这些东西，对于研究这个世纪以来、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华侨”与“侨乡”的关系等等问题，用处很大。该大学的“亚洲研究所”所收藏的社会主义中国与东南亚华族关系的原始资料，也还未被充分的利用。

是年八月初，到了南大。由于第一学期行将结束，第二

学期十月初才开始，因此，获得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吴振强君陪同下，拜访了一些致力于研究“南洋史”与“华人史”的老前辈，如许云樵教授和陈育松先生，他们的谈话，对我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此外，又沉浸在国家图书馆“东南亚研究室”有关华族研究的藏书之中^①。这样，一直到开学前夕，对课程所应包括的史观、方法、内容以及书目^②等等，才有了一个轮廓；至于具体的充实工作，是随着教学的进度来进行的，常常是：上课前一两小时，才把教材组织好，才制定好讲课的策略，而上完课，准备的东西讲完了，脑子里又空空如也！遇到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提出下个星期或那以后才讲解得到的问题时，在反对“强不知以为知”、“信口开河”的原则下，于是，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等“捉襟见肘”的“狼狈相”，经常出现；有时，也“恬不知耻”、敢于“面不改色”地把自己的浅薄向同学们和盘托出，这个时候，才更深切地领会到“教学相长”的道理！

同学的热烈反应和鼓励及谅解，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而跟振强的谈话，也加深了我对东南亚历史的兴趣和认识；再想到：过去几年，在中大教书时，没有好好地作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实在是近乎“好吃懒做”、“尸位素餐”；因此，决定了在今后的日子里，严肃地、持久地对华族历史，从事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把教与学结合在一起；这样，日子肯定会过得比较有意思和愉快些！

至此，时间已过去半年；教学有了一点头绪；研究也有了些眉目。在前次的筹备阶段里，主要的矛盾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课程有一个初步的然而必须是全面的认识，以作为安排教学计划的根据。此后，是新的阶段，其使命在解决新的问题，以取得更大的成绩。没有认识矛盾及处理矛盾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发展有进步的。那么，在第二阶段里，面对的

又是些什么矛盾呢？

比较主要的矛盾是这么两个：

一、以历史的学习而言，通常人们的印象是：

(1)历史是一门研究帝王将相的学问；

(2)历史研究的，是过去的事，与今无关；

(3)学历史的功夫，在博览强记，背书能力越强，越有条件把历史学好；

换句话说：在同学和社会人士心目中，所谓历史学习，就是把大人物的身世年谱、政治事件的具体过程背个滚瓜烂熟的一种与时代无关，与现实脱节的“室内活动”，或者叫着“记忆游戏”，也无不可；

二、以华族历史的学习而言，截至目前为止的几十年里，中国和本地的学者，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与欧美及日本的工作一相比较，不难发现到我们工作中不足之处：除了在数量上不如人之外；在资料上，仍停留在中华文献的利用上；在方法上，也多以考证辨析为主。对现实的华族社会及其历史进行调查研究的，并不多见。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么两个问题：

一、怎样开拓历史研究的新学风——即，如何建立一系列新史观和新方法以使历史研究具有“社会意义”？

二、华族历史与社会的研究，应该有怎样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以使它与现实搭上线？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次要的，它是第一个的延伸与表现。解决的方法：在“战略上”，是从第一个着手；然而，在“战术”上，又不能不从第二个开始，因为只有在合乎“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工作才可能获得提高。